

## [財團法人泰安旌忠文教公益基金會]旌忠岳飛網站

下茄苳旌忠廟 第三首籤詩故事：王昭君 (昭君出塞漢宮秋)  
府前宮外別千官 馬上琵琶淚暗彈 一去鴈門無復返 漢王猶憶舊時顏

倚在欄邊，冷眼斜睨老太監領著一群衣著華美的少女入宮來。當年，她也曾跟在老太監身後走過同樣的一條路。猶記得，老太監初見她之時，還曾笑眯了眼說：「好個標緻靈慧的姑娘！皇上見了定會歡喜。」

是啊，她不正是自恃貌美，當所有宮人紛紛向那畫工毛延壽行賄，讓他將自個兒的形容畫得美些之際，獨獨她，不肯行賄。

「王宮人，這後宮深院佳麗三千，皇上怎會一一認識呢？」毛延壽捻捻嘴邊鬚，「還不是按圖召幸。」

她不應聲。這事，她早從別的宮人那兒聽說，也知道，畫工說這話的用意。

毛延壽見她不應聲，以為她不懂，好心地暗示她：「這畫呢，是老夫在經手，畫中人若美艷，蒙上寵幸的機會就大，要飛上枝頭當鳳凰嘛，也就不無可能。」

她冷嗤了一聲。

毛延壽見她如此反應，心底一把火燒了起來。

「王宮人，可別怪老夫沒提醒妳，歷來後宮三千粉黛，終其一生沒見過龍顏的，大有人在。若沒人引荐，只怕得冷冷清清終老一生！」他將話挑明了，「個中關節，宮人是個聰敏人，自當明白！」

她一個斂身：「昭君明白。昭君之事，尚不勞毛師父費心。」轉身離開。

話，說得凜然，卻因此註定入宮數年，不得見御！

她心底明白，是緣於畫像。不肯行賄，只怕那毛延壽不知將她畫成何付面貌，否則，憑她的姿色，她不信，皇上會不動心。當日那老太監不也說了嗎？

「能怪誰呢？」其他宮人這樣說道，「是妳自個兒不肯好好巴結巴結毛師父。花幾兩銀子，換一生榮華，怎麼算也是穩賺不賠的生意呀！」

她不是心疼那幾兩銀子，只是……行賄，對不起自己啊！

榮華之於她，不是最重要的事，得不得寵都無所謂，然而，如成她卻為了不肯行賄，而喪失原本可能的機會，她心有未甘哪！

「聽說那匈奴王向咱們大漢提出和親的要求呢！」

一群宮人迎面走來，笑談著宮中的秘事。原本在庭園裡的她，停下撫花的動作，為那「和親」二字所吸引。

「不知道是哪個倒楣的王女會被送去大漠？」一名宮人問道。

「才不是呢！」另一個較年長的宮人，神秘兮兮地透露：「聽說啊，沒一個王公貴族願意獻女，所以有大臣提議從後宮尚未蒙上臨幸的清白宮人中，挑個送去和親呢！」

「皇上准了嗎？」

「怎麼會不准？！被送去的不是自家人，皇上高興都還來不及，怎麼會不准！」

「那人選決定了嗎？」一名小宮人緊張地問，她可不想自己被送到那鳥不生蛋的大漠。

「這……」年長宮人聳聳肩：「我可就不曉得了！」

「天啊，千萬不要是我……」眾宮人的聲音漸去漸遠。

她忖度了良久，一咬牙，心底有了個打算。

這日，宮中熱鬧，是胡漢和親的賜婚宴會。

「能與大漢締結姻親，是我呼韓邪上輩子做了好事。」

「單于客氣了。」皇上高坐上頭，心喜地和呼韓邪單于敬著酒。

怎能不心喜呢？用一名相貌平凡的女子，換得邊疆安寧，怎麼說也吃虧！一思及此，漢皇又是大笑著喚侍女斟酒。

「皇上，王宮人來了。」老太監在耳邊低聲。

漢皇一揮手，示意老太監宣她進入。

丰容靚飾，光彩射人。隨著一陣珮響環鳴，她，出現了。

漢皇握杯的手一僵，她，就是王嬙？那個畫中平凡無奇，激不起他一點心波的王嬙？

「臣妾參見皇上、單于。」她微微斂身，氣吐香蘭。

漢皇痴迷地盯著她，直至身旁老太監暗聲提醒，他才回過神來。

「平、平身。賜坐。」

她孌孌娉婷走向一旁。

「哈哈，皇上，您真是善待呼韓邪，賜給呼韓邪這麼個絕世美人。」呼韓邪見過王嬙，高興地舉杯向漢皇致意。「呼韓邪定不辜負大漢的美意，自當為大漢保衛邊境安寧。。」

漢皇暗自咬牙，呼韓邪的話在他耳裡成了句句諷刺，他壓根不知曉自個兒送出去的竟是這樣個絕色！他若知曉，怎會將她白白送人呢？

他一瞥，只見她眼中的悲怨。他明白了，明白她自己請行的原因了。

好個毛延壽！漢皇心底又悔又怒。

如今悔恨已遲，呼韓邪已見過王嬙之面，他如何再將她要回？他如何能失信於呼韓邪？

竟寧元年冬，她隨呼韓邪回到匈奴國，受封寧胡閼氏，生一子。

兩年後，呼韓邪逝世，其大閼氏所生之子雕陶莫臬立為單于，復娶王嬙，再生二女。

據聞，漢皇在她離開中土之後，憤而下令誅殺長安畫工。她，已無所謂了。在漢宮得不到的，她，在這大漠了了願。